

西北史地丛书

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

王玄策使印度记

【法】烈 维 等著
冯承钧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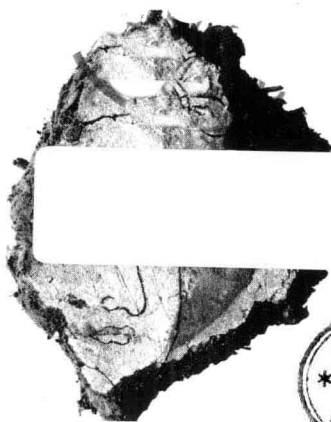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

王玄策使印度记

【法】烈 维 等著
冯承钧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玄策使印度记 / (法) 烈维等著; 冯承钧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5

(西北史地丛书)

ISBN 978-7-5078-3614-1

I. ①王… II. ①烈… ②冯… III. ①宗教史—研究—中亚—古代 ②中外关系—文化交流—宗教史—研究—古代 IV. ①B929.36 ②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660号

王玄策使印度记

著 者	[法] 烈维等
译 者	冯承钧
责任编辑	聂福荣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年5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5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14-1 / C·209
定 价	33.50 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出版说明

冯承钧先生（1887—1946），字子衡，湖北汉口人，是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外交通史家。冯氏早年曾留学比利时，后入法国巴黎大学，主修法律。1911年获索邦大学法学士学位，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冯氏归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冯氏通晓多种语言，如法文、英文、比利时文、梵文、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回鹘语和吐火罗文等，并精通中国古籍，为其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

20 世纪上半叶，冯氏陆续翻译了近代法国汉学家的众多名作，如沙畹《大月氏都城考》、《〈魏略·西戎传〉笺注》，烈维《西突厥史料》，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支那名称之起源》，布哇《帖木儿帝国》，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内容涉及了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这些文章中，不仅利用了我国大量的史籍文献，还包括了不少外国文献资料和一些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冯氏涉猎广泛，在中国边疆史、中西交通史及元史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南洋交通史》、《成吉思汗传》、《唐代华化蕃胡考》、《再说龟兹白姓》等。

如今，冯先生已故去多年，其诸多译作及著述在市场上已不多见，但他在中外交通史上的贡献却不可磨灭。为了繁荣中华文化及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我社推出了这套《冯承钧西北史地著译集》（5卷）。编辑过程中，我们以上世纪中叶之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的版本为基础，选取冯先生著作中涉及西北历史地理的若干篇，其中包括了《大月氏都城考》、《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四天子说》、《帖木儿帝国》等诸多名篇，并因时代及地域顺序作了重新调整，以期满足读者的需求。

另外，由于原作翻译年代较早，很多专用词译法与当代有别，为尊重原作者首译之功，均未作改动。

特此说明。

目 录

- 王玄策使印度记 / 1
- 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 / 13
- 玄奘《记传》中之千泉 / 22
- 中国载籍中之梵衍那 / 24
- 梵衍那考补注 / 28
-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 31
- 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 / 72
- 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 / 87
- 黑衣大食都城之汉匠 / 142
- 中国西部考古记 / 144

王玄策使印度记

《亚洲报》1900 年三四月刊

烈维 撰

一 王玄策及其奉使

王玄策之名，今之治印度学者，莫不知之。据波结（Pauthier）、日玉连（Stanislas Julien）二氏所译中国史书《天竺列传》，今人多已详其事迹。玄策为玄奘同时人；奉使时，以三十从骑御大部军队，召吐蕃（Tibet）、泥婆罗（Népal）之兵，破印度之众，执摩伽陀（Magadha）之王献阙下。玄策所撰《中天竺行记》一书 10 卷，今已佚而不传，唯 668 年道世纂集之《法苑珠林》中节引若干条。据其所引，或名《王玄策行传》，或名《西国行传》，或名《西域行传》，似皆为《中天竺行记》之残文。当时别有一官书名《西域志》，亦名《西国志》，志 16 卷，画图 40 卷，为 666 年刊物，乃取材于王玄策及玄奘《行记》之撰述。此书亦散见于《法苑珠林》之中。兹辑录此书所载《中天竺行记》，及《西域记》之残文，以考王玄策之行迹；惜所得太简，不获窥其全豹，其原书之价值，当不减于玄奘之记述也。

玄策任使天竺大使之前，曾于 643 年三月为朝散大夫卫尉寺丞李义表之副使，玄策曾为融州黄水县令也。奉使者共二十二人，时因

送婆罗门客还国。若据《新唐书》，则因戒日王遣使入朝，命义表等报之。行九月，于 643 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国，因巡省佛乡，观览圣迹，留其国数年。于 645 年正月杪至王舍城（Rajaghra），登灵鹫山（Grdhrakuta），曾留铭文于山中。半月后至摩诃菩提寺，建立碑文。此次奉使，来去皆经泥婆罗国。观《新唐书·泥婆罗传》“贞观中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道其国，提婆（Marendradeva）大喜，延使者同观阿耨婆湫池”之记载可知矣。

玄策归国后，于 648 年（《通考》作 646 年。译者按：应以 646 年为是。史作 648 年者，盖志其归年也）复以右卫率府长史名义使摩伽陀国，以蒋师仁为副，从骑三十人。未至，戒日王尸罗逸多（Harsa Ciladitya）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从骑皆歿，遂剽诸国贡物。玄策奔吐蕃西鄙，召邻国兵。泥婆罗王那陵提婆（Narendradeva）以七千骑来，吐蕃王弃宗弄赞（Srongtsan Gam-po）时尚唐公主，亦以兵千二百人来会。玄策率之破摩伽陀兵，取其都城，禽（擒）其王。于 648 年五月庚子，归献阙下，乃擢玄策为朝散大夫。次年，唐太宗歿。及昭陵成，刻阿罗那顺、弃宗弄赞及龟兹、高昌诸王石像，列之陵侧。

玄策之奉使，史书所志文皆相符。按《新唐书·吐蕃列传》云：贞观二十二年（648）“王玄策使西域，为中天竺所钞，弄赞发精兵从玄策讨破之，来献俘”。又《泥婆罗列传》所志亦合。则《续高僧传》及玄奘《法师传》，所志戒日王歿于 655 年之说为误也。

657 年敕卫长史王玄策往西国，送佛袈裟（Kasaya）。时有中国法师玄照者，在印度（译者按：义净《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云，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云云。本文所言，指此事也），玄策后携之归国。玄策此次奉使之行程，可约略知之。657 年复路经泥婆罗国，659 年至婆栗阁国，660 年至摩诃菩提寺，寺主戒龙曾厚赠之。十月一日西行时，寺主及余众僧曾饯送之。661 年至

罽宾（Kapiça）国。此外吾人知其曾经吠舍厘（Vaiçali）国，并赴西国天王欢迎盛会也。

此后玄策之事迹，为吾人所不详。其《中天竺行记》，似为归国后所撰，刊行于666年《西域志》之前。玄策之榜样，其家族中亦有效之者。有智弘律师者，即玄策之侄也。后由海道观礼西天；自交州放洋，经室利佛逝（译者按：即今之Palembang）、师子洲（Ceylon）、诃利鸡罗（Harikela）。留中印度八年，巡历佛迹。并在那烂陀（Nalanda）寺披览《大乘》。（译者按：智弘事迹见义净《高僧传》智弘、无行二传）

二 《唐书》所志之王玄策奉使事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曰：贞观“二十二年（648）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旧唐书》作三十），战不胜，皆歿。遂剽诸国贡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旧唐书》作精锐千二百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钵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委国走，合散兵复阵，师仁禽之，俘斩千计。余众奉王妻阻乾陀卫江，师仁击之；大溃，获其妃、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降城邑五百八十所。东天竺王尸鸠摩（çri-Rumara）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Kamarupa）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有司告宗庙。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邪？擢玄策朝散大夫。”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曰：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卫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国，大破之，获其王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以诣阙。”

三 《法苑珠林》所引之《王玄策行记》

(一)《法苑珠林》卷六，页26，引王玄策《西国行传》云：“王使显庆四年（659）至婆栗阇国^①。王为汉人试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技腾虚绳上，着履而掷，手弄三仗刀楯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具述。”

(二)《法苑珠林》卷九，页8，引《西国志》云：“中印度在赡波国（Campa）西南山石涧中，有修罗〔按即阿修罗（Asurar）之省称〕窟；有人因游山修道，遇逢此窟，人遂入中。见有修罗宫殿处，妙精华卉，乍类天宫，园池林果，不可述尽。阿修罗众既见斯人希来到此，语云，汝能久住此否？答云，欲还本处。修罗既见不住，遂施一桃与食讫。修罗语言，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得容。言讫走出，身遂增长；形貌粗，人头才出，身大孔塞，遂不出尽。自尔以来，年向数百，唯有大头如三硕瓮，人见共语，具说此缘。人愍语云，我等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泽。人奏国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议，此非凡人，力敌千人；若凿令出，倘有不测之意，谁能抗之。因此依旧。时人号为大头仙人。唐国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头共语，了了分明。近有山内野火，烧头焦黑，命犹不死。《西国志》十六卷，国家修撰，奉敕令诸学士画图集在中台。复有四十卷，从麟德三年（666）起首，至乾封元年（666）夏末方讫，余见玄策，具述此事。”

(三)《法苑珠林》卷十二，页21，引《王玄策行传》云：“吐蕃国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气上冲天，像似气雾。有一老吐蕃云：十年前，其水上激高十余丈，

^① 按婆栗阇似即玄奘《西域记》卷七之弗栗恃。弗栗恃梵名为 Vṛjī。7世纪中此地似未别为一国。《行传》所述之幻戏或与后文引十六所述西国天王为汉使所设之戏，同为事也。

然始傍散，有一人乘马逐鹿，直赴泉中。自此已来，不复高涌。泉中时时见人骸骨涌出。垂毡布水，须臾即烂。或名为镬汤。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热略等；时时盛沸，殷若雷声，诸小泉温，往往皆然。今此震旦（Cinasthana）诸处，多有温汤准此，亦是镬汤。故《四分律》（*Dharmaguptavinaya*）下文，佛言王舍城（Rajaghrā）北，有热汤从地狱中来。初出甚热，后流至远处稍冷；为有余水相和，所以冷也（此一人出《西国传》）。”

（四）《法苑珠林》卷二十四，页10，引王玄策《西国行传》云：“唐显庆二年（657）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于泥婆罗国西南，至颇罗度来村。东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将家火照之，其水上即有火焰，于水中出。欲灭以水沃之，其焰转炽。汉使等曾于中架一釜，煮饭得熟。使问彼国王。国王答使人云：曾经以杖刺着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传云此是弥勒佛（Maitreya Bodhisattva）当来成道天冠，金火龙（naga）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龙火也。”

（五）《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6，引玄奘《西域传》，述迦毕试（Kapiṣa）国“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唐龙朔元年（661）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译者按：《西域记》卷一云：“东南有一伽蓝，亦名旧王，有如来顶骨一片。”云云，下无王玄策将归之事。《法苑珠林》所引《西域传》，与今本《西域记》不同。具见今本《西域记》非原本，曾经后人删改也）

（六）《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19，引玄奘《西域传》云：“于大唐显庆年中（656至660），敕使卫长史王玄策因向印度过净名（Vimalakirti）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号方丈之室也。”^①

又据《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21，引玄奘《西域传》：《摩揭

① 按前记似略有误，王玄策量吠舍厘国毗摩罗诘（Vimalakirti）故宅基址，在第三次奉使之前。650年道玄撰《释迦方志》已志有以笏量基之事，而《佛祖统纪》志其事在643年，与道玄所志相符也。

拖》(Magadha)有佛足迹。“贞观二十三年(649)有使图写迹来。”

(七)《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23,引《王玄策行传》云:“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Mahabodhi)树像云:昔师子国(Ceylon)王名尸迷佉拔摩(唐云功德云)(çri-Meghavarman)梵王遣二比丘(bhiksus)来诣此寺。大者名摩诃谟(此云大名)(Maha-naman),小者优波(此云授记)(Upa-)。其二比丘礼菩提(bodhi)树金刚座(vajrasana)讫。此寺不安置。其二比丘乃还其本国。王问比丘,往彼礼拜圣所来灵瑞云何?比丘报云:阎浮(Jambudvipa)大地,无安身处。王闻此语,遂多与珠宝,使送与此国王三谟陀罗崛多(Samudragupta)。因此以来,即是师子国比丘。又金刚座上尊像元造之时,有一外客来告大众云:我闻募好工匠遗像,我巧能作此像。大众语云:所须何物?其人云唯须香及水及料灯油艾。料既足,语寺僧云:吾须闭门营造,限至六月,慎莫开门,亦不劳饮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不满六月,大众评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狭迮,复是漏身,因何累月不开见出,疑其所为。遂开塔门,乃不见匠人,其像已成,惟右奶上有少许未竟。后有空神惊诫大众云,我是弥勒菩萨(Maitreya Bodhisattva)。像身东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阔六尺二寸,两膝相去八尺八寸;金刚座高四尺三寸,阔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Açoka)造石钩栏。塔后有婆罗门兄弟二人,兄名王主(Rajasvamin),弟名梵主(Brahmasvamin)。兄造其塔,高百肘,帝^①造其寺(Vihara)。其像自弥勒造成以来,一切道俗,规模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画。仿佛周尽,直为此像。出其经本,向有十卷,将传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摸。”

① 按帝 l'empereur 疑为弟 le cadet 之讹。

(八)《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24，引《王玄策传》云：“此汉使奉敕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至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史魏才书。”^①

(九)《法苑珠林》卷三十九，页4，引《王玄策传》云：“粤以大唐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内，爰发明诏。令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送婆罗门客还国。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国，因即巡省佛乡，览观遗踪；圣迹神化，在处感征。至十九年（645）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Grdhrakuta），流目纵观，傍眺罔极。自佛灭度（Nirvana）千有余年，圣迹遗基，俨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记。自惟器识边鄙，忽得躬睹灵迹；一悲一喜，不能裁抑。因铭其山，用传不朽。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②

(十)《法苑珠林》卷四十七，页12，引《西域志》云：“娑罗双林树边，别有一床，是释迦佛塑像在上，右胁而卧，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上。今犹现在，数放神光。又王舍城东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时，将就池浴，脱衣于此。有鹭鸟衔袈裟升飞，既而堕地，化成此石。纵横叶文，今现分明。其南有佛观，曰命弟子难陀制造袈裟处，并数有瑞光现。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后三回往彼，见者非一。”

(十一)《法苑珠林》卷五十一，页22，引《西域志》云：“罽宾国广崇佛教。其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彼，因立浮图（stupa），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寺中有佛顶骨，亦有佛发；色青螺文，以七宝装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内有释迦菩萨幼年龀齿，长一寸。次其西南有王梵寺，寺有金铜

① 碑文见后。

② 铭文见后。

浮图，高百尺。其浮图中有舍利骨，每以六斋日，夜放光明照烛，绕承露盘，至其达曙。”

(十二)《法苑珠林》卷五十一，页23，引《西域志》云：“波斯匿(Prasenajit)王都城东百里大海边，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装众宝饰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云佛般泥洹(Parinirvana)五百岁后，龙树菩萨(Nagarjuna Bodhisattva)入大海化龙王。龙王以此宝塔奉献龙树。龙树受已，将施此国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来，有人求愿者，皆叩头烧香，献华盖。其华盖从地自起，徘徊渐上。当塔直上，乃止空中，经一宿变灭，不知所在。”又《西域志》云：“龙树菩萨于波罗奈(Bénarès)国造塔七百所，自余凡圣造者无量，直于禅连河上，建塔千有余所，五年一设无遮(moksa)大会。”

(十三)《法苑珠林》卷五十二，页24，引《西域志》云：“乌菴(Udyana)国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众僧。日日有驴运食，无控御者，自来留食，还去莫知所在。”

(十四)《法苑珠林》卷五十二，页24，引《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660)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龙(çilanaga)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已下，各赠华毡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余众僧钱送使人，西行五里。与使泣涕而别曰：会难别易，物理之况。龙年老，此寺即诸佛成道处，为奏上于此存情预修，当来大觉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

(十五)《法苑珠林》卷六十九，页3，《破邪篇》云：“即如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后三度。更使余人。及古帝王前后使人，往来非一。皆亲见世尊(Bhagavat)说经时处伽蓝圣迹，及七佛以来所有征祥灵感变应。具存《西国志》六十卷内。

现传流行，宰贵共知。”

（十六）《法苑珠林》卷九十四，页4，《十恶篇》云：“唐贞观二十年（646），西国有五婆罗门来到京师，善能音乐祝术杂戏，截舌抽腹，走绳续断。又至显庆（656至661）已来，王玄策等数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国天王为汉使设乐，或有腾空走索，履屐绳行，男女相避，歌戏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稍枪等，掷空手接，绳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缚，解伏依旧，不劳人功。如是幻戏，种种难述。”

（十七）《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十，页16，引《王玄策行传》云：“摩伽陀国法，若犯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称称之。称人之法，以物与人轻重相似者；置称一头，人处一头，两头衡平者。又作一符，亦以别物等其轻重。即以符系人项上，以所称别物添前物。若人无罪，即称物头重，若人有罪，则物头轻。据此轻重，以善恶科罪。剜眼截腕，斩指刖足，视犯轻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负债之流等，并锁其两脚，用为罚罪。”

（十八）《法苑珠林》卷一百十八，页6，引《王玄策行传》云：“摩伽陀国菩提寺主（viharasvamin）达磨师（Dharmacarya），问汉敕使，知此佛法盛行。达磨师云，佛法当令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Karka, Krkin）王梦大海水中心浊四边清。请迦叶佛（Kacyapa Bouddha）解云，后释迦末代，佛法中天竺无，所以中浊也。总向四方，所以四边清也。”

（十九）《法苑珠林》卷一百二十，页12，引王玄策《西域行传》云：“摩伽陀国菩提寺大德（dhadanta）僧赍那去线陀据经算出云：释迦菩萨年至十九，四月十五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入般涅槃已来，算至咸亨二年（671）始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①

① 按前文以涅槃时在纪元前724年。但《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17，引玄奘《西域传》云：“至今龙朔三年，则经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记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年，或云始过九百，未滿千者。”

(二十)《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页23,所列诸撰述,关系王玄策行程者有二:《中天竺行记》10卷 唐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

《西域志》60卷 画图40卷 此二部合成100卷,唐朝麟德三年(666),奉敕令百官撰。

四 王玄策所建之碑铭

沙畹(Chavannes)君于1896年刊《宗教史杂志》一号中,曾将伽邪(Bodh-Gayâ)之汉文碑志译载。旋又应余之请,将耆闍崛山之铭文及摩诃菩提寺之碑文译出。原碑铭尚未发见,余前借格里逊(Grierson)君之助,曾亲登耆闍崛山,寻求原铭。顾此山草木蔓衍,攀登甚难,失望而返。余颇希望后来寻求者,用新法寻求,或有所得。王舍城园谷荒废,至数百年之久。所藏史迹,应亦尚多也。兹将铭文碑录载于下:

耆闍崛山铭(阳历645年2月22日立)

大唐出震,膺图龙飞。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迈轩羲。高悬玉镜,垂拱无为。(其一)

道法自然,儒宗随世。安上作礼,移风乐制。发于中土,不同叶裔。释教降此,运于无际。(其二)

神力自在,应化无边。或涌于地,或降于天。百亿日月,三千大千。法云共扇,妙理俱宣。(其三)

郁乎此山,奇状增多。上飞香云,下临澄波。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经过。存圣迹于危峰,伫遗趾于岩阿。(其四)

参差岭嶂,重迭岩廊。铿锵宝铎,氛氲异香。览华山之神踪,勒贞碑于崇岗。驰大唐之淳化,齐天地之久长。(其五)

上铭载《法苑珠林》,卷三十九,页4。

摩诃菩提寺碑（阳历 645 年 3 月 14 日立）

昔汉魏君临，穷兵用武。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犹尚北勒
阏颜，东封不到（译者按一本作耐）。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
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皇帝愍
其忠款。遐轸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义
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至
摩诃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贤劫千佛，并于中成
道，观严饰相好，具若真容。灵塔净地，巧穷天外。此乃旷代
所未见，史籍所未详。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
届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咏歌不传金
石者也。乃为铭曰：

大唐抚运	膺图寿昌
化行六合	威棱八荒
身毒稽颡	道俗来王
爰发明使	瞻斯道场
金刚之座	千佛代居
尊容相好	弥勒规模
灵塔壮丽	道树扶疏
历劫不朽	神力焉如

上碑载《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 25。

译者按：本篇所引《法苑珠林》卷次叶数，系据《四部丛
刊》景印明径山寺本。与法文译文所注卷次叶数不同。彼所据
以翻译者，疑是天宁寺本也。

又按：《西域志》或《西国志》，系根据玄奘、玄策之行记
撰录而成。其事亦见《法苑珠林》卷三十八，页 1，附录于此，